

高雄燕巢烏鬼埔聚落及傳說研究

撰文/廖德宗 2025 年 12 月

摘要

高雄市燕巢區鳳雄里有一處古地名為「烏鬼埔」，清代文獻中亦見「烏鬼埔山」及「烏鬼埔埤」的記載；1904 年《臺灣堡圖》更標示「下烏鬼埔」與「頂烏鬼埔」兩聚落，顯示聚落人口曾擴張為兩社。時至今日，當地長者仍保存「頂烏」、「下烏」的聚落記憶。

燕巢最早的信仰源自平埔族所奉祀的石頭公，而鳳雄里鳳龍元帥府則被視為該信仰轉化而來。根據廟宇沿革記載，地方亦流傳石佛公顯靈化身為大批黑人，鎮守社里、協助驅匪之傳說。此一傳說的可信度及其背後的歷史脈絡，是本文探討的重點之一。

本文從荷蘭時期與清代文獻出發，爬梳南臺灣關於「烏鬼」之紀錄，並配合田野踏查燕巢烏鬼埔遺跡。研究顯示，伊能嘉矩於 1900 年 8 月即曾訪查燕巢，並記錄「烏鬼井」、「烏鬼番遺跡」、與「烏鬼橋」等地點。本文透過新發掘之文獻與 2025 年田野調查資料，檢視當地是否仍存烏鬼遺跡，並釐清聚落發展脈絡，嘗試說明烏鬼傳說之差異來源，及烏鬼族群身分的初步推論。

關鍵字: 烏鬼埔、烏鬼井、烏鬼橋、石頭公

*作者簡介-

廖德宗（居住於高雄市，從事資訊業，業餘進行人文地理研究）。

本文為作者於 2025 年完成之自我研究成果，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圖與遙測影像數位典藏計畫」之地圖俱樂部。本研究承蒙援剿人文協會潘炎聰先生與王有享先生提供早期訪談影像並參與訪談，謹此致謝。

A Study on the Settlement and Legends of Wuguipu in Yanchao, Kaohsiung

Author: Der-Tzong Liaw (December 2025)

Abstract

In Fengxiong Village, Yanchao District, Kaohsiung City, there is an old place name known as “Wuguipu” (lit. “Black Ghost Plain”). Qing-period documents also record “Wuguipu Mountain” and “Wuguipu Pond,” and the 1904 *Taiwan Fort Map* further marks two settlements, “Lower Wuguipu” and “Upper Wuguipu,” indicating a period of population growth. Even today, local elders retain the memory of these two communities.

The earliest belief system in Yanchao originated from the worship of the “Stone God” by the Plains Indigenous Peoples. The present-day Fenglong Marshal Temple in Fengxiong Village is considered a transformed continuation of this indigenous faith. According to temple records, a legend recounts that the Stone Buddha manifested as a group of “Black Ghosts” who protected the community and assisted in repelling bandits. The credibility of this legend and its historical context constitute one of the key issues explored in this study.

This research draws on Dutch colonial and Qing-period documents to trace references to “Wuguipu / Black Ghost” in southern Taiwan, and incorporates field investigations of the remaining sites in Wuguipu, Yanchao. The study shows that Inō Kanori visited Yanchao as early as August 1900 and recorded sites such as the “Black Ghost Well,” “Black Ghost Indigenous Site,” and “Black Ghost Bridge.” Using newly discovered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field data collected in 2025,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traces of the so-called “Black Ghost” still exist in the region, reconstructs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settlements, and offers preliminary interpretations regarding the variations in Black Ghost legends and the possible identity of the associated communities.

Keywords: Wuguipu (Black Ghost Plain), Black Ghost Well, Black Ghost Bridge, Stone God

壹、前言

貳、烏鬼番文獻及研究

參、燕巢地區開墾及烏鬼傳說

肆、烏鬼埔聚落踏查

伍、燕巢烏鬼番的初論

壹、前言

南臺灣自古流傳有「烏鬼番」的傳說，相關地名亦廣泛存在於各地。文獻中所稱烏鬼番，多被解釋為荷蘭時期自海外引入的黑色人種，主要擔任築城、守衛與僕役工作。由於其膚色較平埔族與山地原住民更為黝黑，漢人遂稱之為「烏鬼」或「烏鬼仔番」。南臺灣的烏鬼相關地名，包括臺南鎮北坊的烏鬼井與烏鬼渡、東安坊的烏鬼埕、新市的烏鬼橋、新化的烏鬼厝、柳營的烏鬼埤、高雄燕巢的烏鬼埔，以及小琉球的烏鬼洞等。

荷蘭戰敗之後，這些黑人奴隸成為鄭氏部隊的戰利品，隨軍遷徙至南臺灣各地屯田。由於語言與生活習俗皆與漢人差異甚大，他們只能依附鄭軍生存，並負責造橋、挖井與墾殖等工作。民間遂以「烏鬼」之名稱呼相關遺跡與地標，如烏鬼橋、烏鬼井、烏鬼厝、烏鬼埔。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高雄燕巢的烏鬼埔在清代逐漸發展為「頂烏鬼埔」與「下烏鬼埔」兩個聚落，在地居民簡稱「頂烏」、「下烏」，顯示當地族群可能因與平埔族通婚而促成人口增長。附近的烏鬼埔山與烏鬼埔埤，也可能為烏鬼或其後裔的生活遺跡。

1900 年，日本學者伊能嘉矩踏查南臺灣時，即注意到清代文獻所載之烏鬼番，並認為其為黑色人種。他曾親赴燕巢鳳山厝庄調查，並記錄烏鬼番遺跡，包括兩口烏鬼井與一座烏鬼橋。直至今日，燕巢在地居民間仍流傳特殊的烏鬼傳說。

1904 年《臺灣堡圖》標示觀音中里鳳山厝庄境內有四聚落：頂烏鬼埔、鳳山厝、下烏鬼埔及下厝仔。其中，頂烏鬼埔、下烏鬼埔與下厝仔位於典寶溪北側，鳳山厝則在溪南。典寶溪不僅是自然分界，也可能影響了聚落選址。典寶溪發源於燕巢深水烏山頂，蜿蜒流經面前埔與頂烏鬼埔南側後進入平原，再經橋頭五里林，最後自梓官蚵仔寮出海。燕巢平原土質多為砂質，兩側河岸常見崩塌地形。下烏鬼埔北側有一條橫山排水溝，匯集山區雨水後注入典寶溪，成為角宿庄與鳳山厝庄的分界；其南側殘留一個牛軛湖舊河道，可能為烏鬼埔埤

的所在。

本研究以舊地圖與伊能嘉矩的調查記錄為基礎，尋找新線索，並輔以聚落記憶訪談，對照傳說中的地點，以探討當地「烏鬼」（黑色人種）的可能蹤跡。本研究的聚落地理範圍，如圖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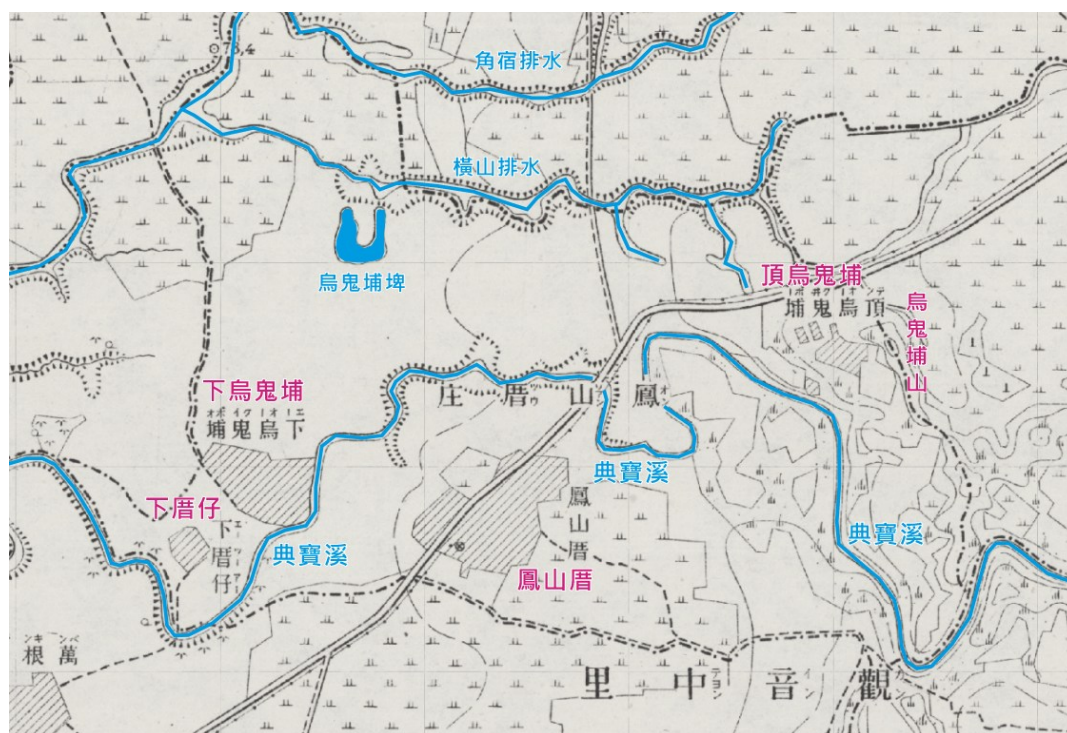


圖 1 1904 年《臺灣堡圖》燕巢烏鬼埔附近地形圖

說明：鳳山厝庄包含頂烏鬼埔、鳳山厝、下烏鬼埔與下厝仔等四聚落，皆屬今日燕巢區鳳雄里範圍。頂烏鬼埔靠近丘陵，下烏鬼埔位於平原，均在典寶溪北側；鳳山厝則在溪南。彩色字標由筆者加註，地圖由中研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專題中心提供。廖德宗，2025 年 5 月製圖。

援剿人文協會於 2002 年與 2006 年已採集燕巢的烏鬼傳說。若要進一步蒐集傳說細節，須先釐清早期聚落人口與土地變遷，再輔以訪談，以新事證對應口述記憶。其中，舊地籍圖是研究聚落變遷的重要工具。本研究遂利用中研院人社中心提供之民國 41 年鳳山厝地籍圖（比例尺 1:1200，相當於日治後期地籍圖），涵蓋燕巢鳳雄里的四個舊聚落，並據此向地政事務所調閱日治土地登記簿，檢視登記簿內有關清代烏鬼埔聚落住戶的姓氏與遷移紀錄，再比對日治文獻，與口述記憶作交互印證，進行聚落研究。

本研究以「高雄燕巢烏鬼埔聚落及傳說研究」為題，旨在兼顧聚落發展與口述文化兩大面向，從地方傳說與史料出發，探討燕巢地區的歷史脈絡。「烏鬼」一詞沿用自歷史稱呼，並無現代貶抑之意。

貳、烏鬼番文獻及研究

一、荷蘭時期的黑人奴隸紀錄

荷蘭人於 1593 年初次派遣艦隊尋找通往亞洲的航路，1602 年成立荷蘭東印度公司（VOC），1619 年設立巴達維亞（Batavia，今印尼雅加達）總部，是東亞貿易及殖民據點，也是奴隸轉運站。當時奴隸來自南非、馬達加斯加、孟加拉、緬甸等，殖民目的在於香料群島的香料。

班達群島（Banda Islands）位於摩鹿加群島南部，是肉豆蔻（Nutmeg）與豆蔻（Mace）的產地，在荷蘭人到達之前，班達土著已與外地商人貿易。荷蘭人為壟斷香料貿易權，刻意挑起在地人的武裝反抗，於 1621 年 3 月發動班達群島大屠殺，原本 15,000 名人口，約 1,000 人倖存，當地班達人幾乎滅絕，倖存者或逃亡至周邊島嶼，或被送往巴達維亞成為奴隸，再轉運至其他殖民地。¹ VOC 也在摩鹿加群島的安汶（Ambon）、蘇拉威西的望加錫（Makassar）、小巽他群島等地購買或掠奪奴隸，派往各地殖民據點。²

《巴達維亞城日記》記載，1623 年 10 月，荷蘭司令官曾率荷蘭兵 16 人、班達土人 34 人到大員來築城。另 1645 年 1 月荷蘭人將奴隸 21 人轉送至大員，9 名從事勞動，另送返 3 名俘虜，包括 2 名班班卡（Bapanger）人及 1 名索羅魯（Solorees）人。³ 荷蘭人奴隸在臺的工作為土木工程、城內僕役、守衛等，亦為傳教士的私人僕人。

1661 年 4 月鄭成功（國姓爺）登陸赤崁地區，包圍及攻取普羅民遮城（赤崁樓），擄獲荷蘭人及眷屬、牧師、奴僕等。荷蘭長官揆一，派出特使前往國姓爺軍營交涉，發現國姓爺的部隊中，有兩隊黑人兵（烏鬼步槍隊），其中很多曾是荷蘭人奴隸。⁴《梅氏日記》1661 年 5 月 22 日記載，普羅民遮城投降後，荷蘭人的僕役及奴隸，被編入鄭軍，配給武器成為士兵。⁵

1 Roy Elle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Banda Islands before 1621." (2024)

<https://pala.westfriesmuseum.nl/> 查閱日期: 2025年2月。

2 Vink, Marcus. "The World's Oldest Trade": Dutch Slavery and Slave Trade in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4, no. 2 (2003): 131–177.

3 郭輝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9 年），冊 1 頁 16，及冊 2 頁 451。筆者查班班卡人(Bapanger)可能是菲律賓呂宋島南部「巴邦」地區（Papangga）的人，索羅魯(Solorees)人可能是印尼小巽他群島「索隆島（Solor）」的人。

4 C.E.S 原著，林野文譯：《被遺誤的台灣：荷鄭台江決戰始末記》（臺北：前衛出版社，2011 年），頁 130、頁 192-192。

5 江樹生：《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臺北，漢聲雜誌，2003 年），頁 48。

《熱蘭遮城日誌》1661 年 8 月 13 日紀錄，荷蘭人抓到偷渡的韓步魯克（Hambroek）牧師的黑人奴僕，供稱大員市鎮裡還有 10 名荷蘭人的黑人奴僕，及 20 名國姓爺帶來此地的年長黑人奴僕。⁶ 經 9 個月圍攻熱蘭遮城，長官揆一 1662 年 2 月 1 日簽下 18 條投降協定，要求國姓爺釋放所有荷蘭人及奴隸。但國姓爺僅同意熱蘭遮城的奴隸，其餘已歸附鄭軍者不在其列。

1795 年出版的荷蘭劇作《福爾摩沙圍城悲劇》（*Anthonious Hambroek, of De Belegering van Formosa*）描繪了韓步魯克牧師的悲劇故事。劇作封面中央出現一位深膚色男性，被設定為牧師的僕人。此圖像是十八世紀荷蘭人想像 1661 年臺灣黑人奴隸的樣貌，不必然符合當時烏鬼奴隸的真實面貌。

這批黑人奴隸可視為臺灣最早的外籍勞工，主要從事築城、挖井、造橋等工作，其中部分甚至被編入軍隊，成為外籍傭兵，或協助荷蘭牧師前往平埔聚落傳教。荷蘭人引進的黑人奴隸多為年輕壯丁，信奉基督教，並需學習荷蘭語以便與主人溝通。值得注意的是，熱蘭遮城的建設同時也徵召大量平埔族人（如新港社、麻豆社）參與施工，黑人奴隸與平埔族人在勞動現場如何互動與溝通，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圖 2 荷蘭劇作《福爾摩沙圍城悲劇》的畫作（1795 年出版）
說明：畫作中間的黑人是韓步魯克牧師的僕人，描繪荷蘭人想像 1662 年福爾摩沙的黑人樣貌。圖片來源：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File:De_zelfopoffering_van_predikant_Hambroek_op_Formosa_1662_Rijksmuseum_SK-A-4269.jpeg

二、明清時期的烏鬼番紀錄

1664 年《永曆十八年臺灣軍備圖》，紀錄臺灣城的駐防：「此城有三層砲，堅固。臺灣改名安平鎮，賊世子鄭經在內。為護衛鎮魏騰、黃連，并管烏鬼。」當時守衛臺灣城的烏鬼，應是鄭成功帶來的烏鬼步槍隊，及普羅民遮城黑人奴隸轉任的士兵。⁷

清代以後，南臺灣各地陸續出現與「烏鬼」相關的地名，包括烏鬼井、烏

6 《熱蘭遮城日誌/IV-D/1661-08-13》，台灣日記知識庫。

7 陳漢光、賴永祥編：《北臺古輿圖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7 年），頁 5。

鬼橋、烏鬼渡、烏鬼埕、烏鬼厝、烏鬼埤、烏鬼埔及烏鬼洞等。⁸ 簡述如下。

《臺灣縣志》(1707 年)記載,烏鬼井位於鎮北坊,由紅毛人所築,為商船取水之處。⁹ 此井位於臺南市鎮北坊的自強街 146 巷內,已列市定古蹟,井壁直徑 1.8 公尺。臺南永康的烏鬼橋位於烏竹里,據說烏鬼在蔦松溪搭建木橋,可通往新港社,此遺跡已消失。臺南新化另有一個烏鬼厝舊地名,位在深坑橋西側約一公里處,但無殘跡。¹⁰

《重修鳳山縣志》(1764 年):提到「烏鬼埔山」,為紅毛時期烏鬼聚居地,樵採者常掘地得瑪瑙珠、奇石諸寶。¹¹ 《鳳山縣采訪冊》(1892 年):提到「烏鬼埔埤」,在觀音里,周里許,源受橫山泉,溉園八甲。此外,小琉球烏鬼洞在天台澳尾,烏鬼番具魚腮能潛水,後遭泉州人焚殺。¹²

然而,清代並未留下烏鬼外貌圖像。臺灣廟宇中的「憨番抬廟角」雕刻,或許源自對外國黑人的想像,但並不能確證為烏鬼形象。



圖 3 台灣廟宇的憨番抬廟角

說明:左為佳里鎮興宮,右為燕巢角宿天后宮,皆為臺灣匠師想像的黝黑外國人面貌。廖德宗,2024 年拍攝。

三、伊能嘉矩的烏鬼研究

伊能嘉矩於 1900 年 7 月展開南臺灣踏查,8 月 9 日在鳳山街向盧德嘉詢問南部「烏鬼番」的事蹟。¹³ 伊能嘉矩分析後認為,烏鬼番的分布範圍大致在臺南至小琉球一帶的鳳山區域,且據說仍存遺跡,遂決定展開實地調查。8 月

8 蔡慧崑(2017),〈南臺灣烏鬼地名考論〉,《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24 期,頁 34-58。

9 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康熙 46 年(1707)。

10 施添福總編纂,《台灣地名辭典 卷七 臺南縣》,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出版,2012 年。頁 360。

11 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 (乾隆 29 年,1764 年)。

12 盧德嘉編纂,《鳳山縣采訪冊》, (光緒 18 年,1892 年)。

13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作者,當時擔任鳳山辨務署參事,編纂舊朝制度沿革。

中旬，他先調查屏東番地；24 日抵達東港，原計畫搭船前往小琉球，但因天候不佳而未能成行。29 日上午，伊能嘉矩自打狗鹽埕埔庄徒步至左營舊城調查，下午再抵達楠梓坑街。翌日（30 日）上午，他與在地的嚮導前往鳳山厝庄調查。當地下庄年長庄正謝元協助，在靠山的頂烏找到一口井，傳說為「烏鬼井」，並在其東南方二、三町（約 218–327 公尺，取中值約 270 公尺）處¹⁴，發現一處屋基殘跡，據說是烏鬼番故居，但並未見到相關遺物。此行至中午即告完成，謝元並於事後招待午餐。伊能嘉矩下午返回楠梓坑街，再繼續前往阿公店及臺南等地。¹⁵由於調查點距離相近，此次踏查與訪談在平日行程內即順利完成。

伊能嘉矩回到臺北之後，1900 年 9 月 20 日在臺灣日日新報發表〈黑色人種的遺跡〉文章，如下。¹⁶

「我（伊能氏）在《臺南縣志》、《采訪冊》等書籍中，看到所謂「烏鬼番」的相關記載，認為這必定是指黑色人種，長久以來一直存有疑問。因此，在這次巡遊期間，特地登上鳳山的烏鬼埔山，親自探尋被視為烏鬼番的遺跡。果然發現了兩口稱為「烏鬼井」的井，以及一座名為「烏鬼橋」的橋。我仔細檢查井的構造，發現其十分堅固，與安平紅毛城的建築方法和風格完全相同。據當地口述傳說，這些烏鬼原是紅毛人奴隸，被用來從事土木工程。因此，這些遺跡可能由紅毛人帶來的，但究竟是哪一個人種，今天已無從得知。我推測這些烏鬼可能是印度人，並且想調查小琉球是否還有黑色人種的遺跡和器物。然而，由於船運限制，無法前往小琉球，感到非常遺憾。」

四、小琉球烏鬼洞研究與學界討論

1948 年 5 月，金關丈夫與國分直一赴小琉球進行考古調查，在天臺的「烏鬼洞」發現土床、史前陶器碎片與中國近代陶片，但未見與烏鬼番相關的證據。國分直一據此對伊能嘉矩的說法提出質疑，主要有兩點：第一，燕巢烏鬼埔山所出瑪瑙珠難以斷定為荷蘭時期遺物，因為淡水河流域等地的平埔族聚落及史前遺址亦有類似出土；第二，小琉球天臺附近遺址屬石器時代文化，其石板棺與墾丁遺址屬於同一系統，並非荷蘭時期的烏鬼遺址。¹⁷

14 日治時期的「町」為長度單位，亦作「丁」，1 町為 109.09 公尺。伊能嘉矩目視的二、三町，取中數 2.5 町，為約 270 公尺。

15 伊能嘉矩原著，楊南郡譯註：《台灣踏查日記》，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2 年，下冊頁 462-475。

16 伊能嘉矩，〈黑色人種的遺跡〉，1900 年 9 月 20 日，臺灣日日新報。

17 國分直一：〈烏鬼蕃的傳說與其遺址-伊能嘉矩說之修正〉，《公論報》，1948 年 7 月 5 日。

2000 年，曹永和與包樂史重新檢視小琉球文獻，引用荷蘭人遠征記錄證實：1636 年荷蘭人堵住洞口焚殺三百人的並非黑人，而是平埔族拉美（Lamey）人。其語言與新港社、放索社相通，屬西拉雅或馬卡道族。根據東印度公司 1649 年報告，小琉球島原有 1,119 人，事件後 697 人倖存，四百餘人被送往大員，其中 192 人再轉運巴達維亞為奴。¹⁸ 荷蘭對小琉球的征伐，幾乎是 1621 年班達群島大屠殺的翻版，顯示相同的殖民統治模式。2024 年，劉益昌與康培德根據小琉球多處遺址（番仔厝、烏鬼洞、天臺等）之考古調查成果，指出天臺遺址屬史前南部平埔族文化圈，與金關丈夫、曹永和等學者先前之判斷相符；其研究亦進一步排除了「黑人遺跡」之可能，認為小琉球 Lamey 人即為南部平埔族群之一支。¹⁹

綜合文獻可知，清代所稱烏鬼番多指荷蘭時期引入之黑人奴隸；惟小琉球案例顯示部分『烏鬼』傳說實為平埔族事件之轉化。

參、燕巢地區開墾及烏鬼傳說

一、燕巢地區的開墾

燕巢地區在荷蘭統治初期是大傑顛平埔族的居住地。1635 年 12 月「聖誕節之役」後，搭加里揚社族人遷至屏東地區，大傑顛社部分族人則移入旗山、內門山區，另有一支留居燕巢尖山，後稱「尖山社」。²⁰ 雖然荷蘭統治後期官方已少見記錄，但平埔族文化與習俗仍持續影響當地。

1662 年，明鄭軍屯墾人員自安平出發，分為三個部隊：「援剿中鎮」、「援剿右鎮」與「角宿鎮」，進入燕巢地區開墾。其屯墾範圍北至濁水溪（即今日的阿公店溪）、南至典寶溪。「援剿中」大致對應今日的東燕、西燕與南燕里，「援剿右」位於今安招里，「角宿」則為角宿里。這些屯墾區統稱為「營盤田」。²¹ 在角宿鎮南側、典寶溪北岸，有一片荒地，被稱為「烏鬼埔」。從地理位置推斷，這些被稱為「烏鬼」的黑色人種，可能隨角宿部隊一同來此開墾，並以典寶溪作為聚落南側的天然屏障。

清代初期，隨著明鄭官兵被遣返回鄉，原先的軍屯區逐漸荒廢。清廷改由

18 曹永和、包樂史：〈小琉球原住民的消失—重拾失落臺灣歷史之一頁〉，《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 年。頁 185-237。

19 劉益昌、康培德，《小琉球事件調查研究》，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24 年。頁 86。

20 簡炯仁，〈由《熱蘭遮城日誌》有關「搭加里揚」的記載試論高屏地區的平埔族〉，《高雄縣岡山地區的開發及族群關係》，高雄縣文化局出版，2002 年。頁 2-27。

21 蘇偉晉，《分割的區域發展—以高雄縣燕巢鄉為例》，國立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32。

駐軍設汛塘防守，並由駐防武官招募佃農開墾，逐步形成「官庄」。康熙年間，燕巢與旗山交界的蘭波嶺山區林木繁茂，盜匪時有出沒，朝廷因此設置濁水溪汛、石井汛（今深水里湖子內）、觀音山汛及蘭波嶺汛，以維持地方治安。

至康熙後期，大量漳州與泉州移民陸續進入燕巢，建立新聚落。根據雍正年間的《台灣輿圖》（1722-1728 年），燕巢地區出現尖山仔社、援剿中、援剿右、角宿庄、橫山仔、滾水仔庄、烏鬼埔、鳳山厝、湖仔內與石井等聚落，反映烏鬼埔此時已發展為重要聚落。值得注意的是，1662 年自安平遷至燕巢的烏鬼族群，至 1722 年已歷時六十年，相當於兩個世代（以每世代三十年計），由此可推斷當時的烏鬼埔居民，可能已屬於烏鬼第三代來臺後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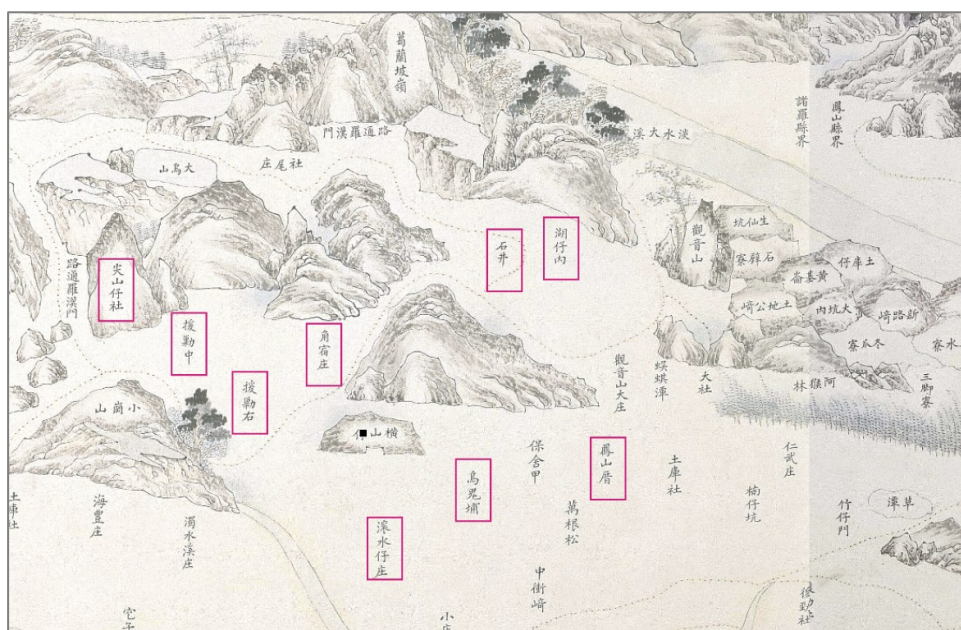


圖 4 雍正台灣輿圖的燕巢地區聚落圖

說明：雍正台灣輿圖（1722-1728 年）的燕巢地區聚落，有尖山仔社、援剿中、援剿右、角宿庄、橫山仔、滾水仔庄、烏鬼埔、鳳山厝、湖仔內、石井。圖像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

二、烏鬼是土匪的傳說

關於「烏鬼埔」地名的由來，《燕巢鄉志》載稱：「相傳以前土匪很多，常到莊裡騷擾搶劫，後被村民打退，土匪乃從南洋一帶延大批黑人（烏鬼）來報復，因部分被殺，故名。」²² 此一說法將烏鬼視為南洋引入的土匪。

《高縣文獻》記錄了烏鬼埔耆老王先正（1928 年生）的說法。他敘述烏鬼埔原名「和水庄」，人口稀少，庄外圍以刺竹築籬，居民以農耕為生。庄民出庄經牛埔、厝底仔（今南二高燕巢交流道附近）、頂武（今樹德科大附近平地）通往面前埔時，常在途中遭搶。行劫者據傳為三名黑人，乃荷蘭人被鄭成功逐出後

22 陳順泰策畫，《燕巢鄉志》，高雄縣燕巢鄉公所發行，1989 年 10 月，頁 39。

留在當地者。趁壯丁外出耕作時，他們潛入庄內行劫。當時庄內柯、蔡兩姓武士為保護居民，在牛埔路旁大樹設伏，將三人射殺，就地掩埋。事後柯、蔡二人遷離和水庄，並告知庄民，三名黑人葬於牛埔。自此，和水庄遂改稱「烏鬼埔」。²³

除了已故的王先正之外，筆者於 2025 年 3 月另訪其弟王先智（1938 年生）。王先智表示，曾自父親王受口中聽聞相關傳說，並補述早年頂烏一帶的土匪時常下山搶奪下烏的耕牛，將之牽回頂烏，再由地方仕紳出面以金錢贖回。此外，土匪亦會攔截往來行人。據傳深水里居民往返楠梓坑經商時，途經典寶溪邊土路，經過頂烏附近時，常遭土匪攔劫。²⁴

王家口述傳說提供了若干在地線索，但留下許多疑問有待考證，例如：三名黑人土匪被殺的年代為何？牛埔的確切位置在哪裡？柯、蔡兩姓在烏鬼埔庄的分布情況如何？這些都待進一步釐清。

三、石頭公化身黑人保護庄社的傳說

鳳雄里鳳龍元帥府是一座由石頭公信仰轉化而成的道教廟宇，位於下烏鬼埔的鳳龍巷。廟內左壁的《創建沿革》（1999 年）將烏鬼的由來與在地石頭公信仰連結，內容簡述如下：1725 年（雍正三年），下烏鬼埔庄民於社東北角建一小廟，尊稱「石佛公」，供人朝拜。相傳當時土匪猖獗，擾亂庄社，財物屢遭劫掠。其後石佛公神靈顯化，化作大批黑人壯士鎮守庄社。土匪遠觀誤以為庄內有如黑鬼般的勇士持刀槍守護，即時離開逃亡，不敢再侵犯。1941 年，日本政府拆廟廢神，本庄石佛公廟亦遭拆毀，庄人遂將石佛公藏於民居。戰後庄民再度向石佛公問事卻無結果，信仰逐漸疏遠。1977 年，本庄信眾至右昌元帥廟迎請香火，並雕刻新神像祭拜。1991 年，庄民楊安森提供土地，信眾集資興建新廟，1998 年鳳龍元帥府落成，以陳府二元帥為主神，並將原先祭拜的石頭公雕刻為神像，尊為「石府元帥」，供奉於正殿神案左側。

這段沿革將石佛公的顯靈與黑人壯士守護庄社的傳說相結合，呈現烏鬼的正面形象。如果此傳說真有其事，這批守護庄社的黑人後來何去何從？是否已逐漸與在地族群融合並留存血脈？

23 援剿人文協會，《高縣文獻》第 23 期，高雄縣政府發行，2004 年，頁 43。此王先正的烏鬼埔訪談記錄最早發表於援剿人文協會 2000 年 6 月發行的《燕巢通訊》，訪談及撰稿人為潘炎聰。

24 王先智先生，1938 年生，烏鬼埔人，住鳳雄元帥廟附近，父親王受，哥哥王先正（1928 年生），王先智是王有享的堂叔。訪談時間：2025 年 3 月 29 日，地點：燕巢大學路的台糖林道。



圖 5 燕巢鳳龍元帥府的創建沿革及石府元帥神像（石佛公）
說明：左為鳳龍元帥府創建沿革；右為主神陳府二元帥及石府元帥（由石頭公雕刻）。廖德宗，2024 年 11 月拍攝。

援剿人文協會 2014 年 6 月訪談方明泰（1931 年生）與王新居（1928 年生），記錄烏鬼埔的早期生活、石頭公的由來以及其「化身為黑人」的說法，並留有影像資料。方明泰轉述父親的敘述²⁵：早年庄裡小孩常牽牛至典寶溪放牧，曾在溪底拾得一顆石頭，外觀宛如神像。孩童遂以竹椅倒置作為座基，將石頭綁於其上，再以竹子搭輦轎，數人抬著嬉戲。後來一名孩童在扛轎時起乩，村中長輩因而認定該石頭為神靈顯現，遂建廟供奉，形成石佛公信仰。



圖 6 燕巢烏鬼埔耆老方明泰及王新居訪談照片(2014 年)
說明：方明泰先生(1931 年生)，敘述「石頭公化身大批黑人保護庄社」傳說。王新居先生（1928 年生），敘述「下烏到頂烏」的諺語。圖片來源：援剿人文協會 2014 年 6 月 21 日採訪影片，王有享提供。

25 方明泰先生，1931 年生，住在鳳雄村烏鬼埔，楠梓國民學校(公學校)畢業，及讀高等科一學期。訪談時間：2014 年 6 月 21 日，訪談者：潘炎聰。王有享 2025 年 3 月提供訪談影片，筆者觀看影片此作紀錄。

方明泰回憶，1937 年石佛公誕辰，他年僅六歲，尚未入學，在廟前看酬神布袋戲。日本時代後期因禁絕民間祭祀活動，小廟遂被拆除。2014 年 6 月，方明泰與潘炎聰前往庄外高鐵橋墩附近，指出石佛公廟舊址。他描述日本時代的小廟為「三片壁」（即僅有屋頂，無門的小廟），廟門朝向東南，正對烏鬼埔聚落。廟旁曾有一棵大榕樹，現已不存；廟地為公有地。



圖 7 烏鬼埔耆老方明泰指出石頭公廟舊址
說明：方明泰以手勢指出舊廟的廟門呈東南向，面向聚落。照片擷取自王有享提供影片，2014 年 6 月 21 日。

方明泰的訪談影片中，直述其聽聞的「石佛公保護庄社」傳說。他先強調年代已不可考，接著表示：「過去傍晚常有土匪前來搶劫，石佛公為保護庄社，施展神力化為數名黑人，手持刀槍守護庄民，使土匪誤以為庄中有烏鬼般的壯士，不敢侵犯，庄社因此得以解圍。」此說法與鳳龍元帥府創建沿革中的記載相互呼應。筆者乍聽，心中不免疑問：一塊石頭如何能化身為黑人壯士？或許方家的說法，乃以神話方式隱喻石頭公（平埔族信仰）與烏鬼（黑色人種）共同成為早期烏鬼埔居民祖先的象徵。

王家的負面傳說「烏鬼是土匪」，及方家的正面傳說「石頭公化身黑人守護庄社」，呈現不同解讀，也引發對傳說可信度的質疑。另一種可能理解是：兩者或許皆非全然矛盾，而是對應不同時期的集體記憶。早期可能流傳「黑人壯士守護庄社」之說，隨著時代推移，逐漸演變為「三名黑人土匪被殺並埋於牛埔」的故事。

四、下烏到頂烏的在地諺語

2014 年 6 月訪談，王先正（1928 年生）提供一則在地諺語：「下烏到頂烏，頂烏過一個嶺，就到面前埔。」這句話描述清代下烏鬼埔對外交通路線。當時下烏居民沿典寶溪的溪底或溪邊土路北上，先到頂烏，再翻越一座山嶺，便能抵達面前埔。王先正並指出，頂烏即「厝底仔」，位於「應公伯仔」（鳳山厝萬應公祠）附近；「過一個嶺」則是今日樹德科技大學所在地的山嶺。²⁶

²⁶ 王新居先生，1928 年生，鳳龍巷烏鬼埔人，務農，父親王舜，王新居是王有享的堂叔。日治中期王家三兄

根據 1904 年《台灣堡圖》顯示，下烏鬼埔聚落南側的典寶溪在日治時期尚無橋梁可通行，因此居民對外往來主要依靠北側牛埔土路，或沿典寶溪溪底步行。王先正補充，戰後燕巢鄉長李添盛任內（約 1952 年），鄉公所在下烏南側建吊橋，方便居民出入；其後縣長戴良慶時期（約 1967 年）改建為水泥橋，1999 年縣長楊秋興再將其擴建為鳳龍橋。由此可見，清代下烏至頂烏，確實是依循典寶溪旁土路，而非經由溪南的鳳山厝。

五、平埔族的石頭公信仰

荷蘭時代，燕巢平原為平埔族大傑顛社的居住區。因遭荷蘭人討伐，大傑顛社族人被迫退居濁水溪上游的尖山。1721 年（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事件爆發時，臺南新港社部分族人隨清軍出征，事後有一部分留居於燕巢山區。學者研究指出，燕巢平埔族的信仰可區分為三類：石頭公信仰、祀壺信仰與娘媽信仰。其中石頭公信仰源於大傑顛社，而祀壺與娘媽則屬新港社，祭祀方式各異。因此，燕巢的石頭公信仰，顯示大傑顛社族人或仍留在當地，或曾遷離後再度回遷，抑或透過通婚將石頭公信仰延續於烏鬼埔。筆者推論，自安平遷來的黑人群體可能與大傑顛社女性通婚，形成早期烏鬼埔聚落，隨後又與大量遷入的漢人混居，逐漸發展為頂烏鬼埔與下烏鬼埔。

今日燕巢地區仍留存數座石頭公廟。烏鬼埔的「石府元帥」因漢化已將石頭公雕刻為神像，與傳統石頭祭祀有所不同。附近尚有四座石頭公小廟：東燕里中東巷 84 弄的「石神公」、東燕里北一路 12 巷的「石頭公祠」、深水里坑口龍山堂的「石府元帥」、以及金山里番子田麒麟尾土地公廟中的石頭公。這些廟宇早期多為「三片壁」形式的小廟。學者認為，歷史久遠且屬聚落合祭的石頭公廟，以及祭祀瓶甕的小廟，其原址可能為平埔族公廨。²⁷

弟依序為王文、王受、王舜。王新居在日治時期就讀王文爭取設立的夜間漢學課程。訪談時間: 2014 年 6 月 21 日，訪談者: 潘炎聰。由王有享 2025 年 3 月提供影片，筆者觀看影片此作紀錄。

27 簡炯仁，〈由「嚴禁侵佔番界審斷碑」論「尖山社」〉，《高雄縣岡山平埔誌》，高雄縣文化局出版，2000 年，頁 106。另筆者 2025 年 5 月與研究高屏平埔族的梁明輝、郭吉清討論，認為燕巢地區是新港社，大傑顛社，打狗社，塔樓社曾經居住過的地區。就信仰特徵石頭公而言，是打狗社與塔樓社的特徵；聚落合拜的石頭公廟，是馬卡道族群的公廨。



圖 8 燕巢東燕里的「石神公」及「石頭公祠」

說明：左為東燕里中東巷 84 弄的「石神公」，祭祀時為石頭披掛神衣；右為東燕里北一路 12 巷的「石頭公祠」，供奉兩塊同樣穿著神衣的石頭。廖德宗，2025 年 3 月拍攝。



圖 9 燕巢深水里的「石府元帥」及金山里麒麟尾的土地公廟的石頭公

說明：左為深水里坑口龍山堂的「石府元帥」，所祭祀的不規則石頭上繪有人面；右為金山里番子田麒麟尾土地公廟，廟內案桌下供奉原始石頭公，廟旁另有長圓形石頭公。廖德宗，2025 年 3 月拍攝。

肆、烏鬼埔聚落踏查

一、下烏鬼埔

臺灣堡圖所載的「下烏鬼埔」即今鳳雄里之烏鬼埔，聚落範圍變動不大。據向地政事務所調閱之日治土地登記簿，最早可追溯至 1907 年，居民姓氏為王、柯、謝、花、尤、楊、陳、鄭、蔡、方、莊、何、林等。各姓建地已登記有土塊瓦屋（大厝）、土塊草屋（蓋芒草之大厝）、竹造草屋（竹管厝）等，顯示清代「下烏鬼埔」已成規模之聚落。²⁸ 舊地籍圖顯示，鳳龍元帥廟所奉「石府元帥」（石佛公）之舊址在聚落東北側外圍，地籍登記為「石頭公廟」。聚落東南側之「下厝仔」（378 番地）為一大建地，住戶皆李姓，計有 8 間土塊或竹造建物，為清代的小聚落。日治初期下烏鬼埔聚落的姓氏分布圖，如圖 10。



圖 10 日治初期下烏鬼埔聚落的姓氏分布圖

說明：紫線為現代地籍線與地號（燕巢區鳳龍段，資料來源：地籍圖資網路便民系統，查詢日 2025 年 2 月）；白字為日治初期土地番號、地目與地主姓氏（番號依據民國 41 年鳳山厝地籍圖，地目與姓氏據日治初期土地登記簿）；黃線為筆者重繪之日治地籍線。廖德宗，2025 年 5 月製圖。

28 日治初期鳳山厝庄的土地登記簿所記錄的土地標示及業主權，最早登記年代是 1907 年(明治 39 年)至 1909 年(明治 42 年)。本研究調查的家族姓氏為 1907 年住在下烏鬼埔的家族，相當於清代後期的住民，姓氏為王、柯、謝、花、尤、楊、陳、鄭、蔡、方、莊、何、林等。此 1907 年的家族姓氏與 2025 年下烏鬼埔的住戶比對，缺少謝姓、花姓、尤姓、莊姓，可見有四個姓氏在日治時期遷出下烏鬼埔。

(一)清代石頭公廟舊址

現今鳳龍元帥廟所在的土地（舊地號鳳山厝 376 號），於日治時期為雜種地，並非石頭公廟舊址。1907 年地主為下厝仔李姓，1936 年轉售予 238 番楊姓。戰後 1991 年，楊氏家族提供此地建造鳳龍元帥廟，1998 年竣工。

石頭公廟的土地為鳳山厝 224 番地，地目登記為祠廟用地，舊址位於聚落東北側。1909 年登記為祠廟敷地，面積四厘壹毫（約 120 坪），上有「土塊造瓦葺平家佛祀場」一棟，建坪五坪，公業主為「石頭公廟」，管理人最初為下烏鬼埔庄陳烏定，1909 年起變更為鳳山厝 228 番陳瓊。224 番旁的 254 番亦登記為祠廟用地，面積壹厘參毫（約 38 坪），但未有建物。石頭公廟舊址位於今通往燕巢第十二公墓道路的西側，距典寶溪僅 20 公尺，位置與 2014 年方明泰所指地點相符。

The figure consists of two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left document is a land registration form (Figure 11-Left) for the 'Shitou Gong Temple' (石頭公廟) located in the 'Xiaogui Pu' (下烏鬼埔) area. It details the land's area as 4.1 mu (approximately 120 ping) and lists the owner as 'Shitou Gong Temple' (石頭公廟) with a manager 'Chen Wuding' (陳烏定). The right document is an account information form (Figure 11-Right) for the same temple, showing its area as 1.3 mu (approximately 38 ping) and listing the manager as 'Chen Wuding' (陳烏定). Both documents ar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include various administrative stamps and handwritten notes.

圖 11 下烏鬼埔石頭公廟的日治土地登記及台帳資料

說明：左圖為 1909 年土地登記簿，記載地上物為「土塊造瓦葺平家佛祀場」；右圖為台帳資料，最初管理人為陳烏定，1909 年變更為陳瓊。資料來源：岡山地政事務所。

筆者訪談居民王有享（1957 年生），並一起勘查石頭公廟舊址。現場僅有雜樹，已無廟宇痕跡，王氏回憶童年時仍見到石頭公廟地基殘跡。其長輩口述，日本時代廟內供奉一顆長圓形溪石，稱為「石頭公」或尊稱「石佛公」；光復後，石佛公由各家族於婚慶時輪流祭拜，後由楊家奉祀。鳳龍元帥廟建廟

時，該石頭雕刻為金身，現即廟中神桌上的「石府元帥」。²⁹

(二)傳說中的牛埔公墓

傳說有三名黑人土匪被殺後葬於牛埔。王有享表示，所謂牛埔即今日燕巢區第十二公墓，亦為聚落先民的歸葬地與早期放牧耕牛的場所。石頭公廟舊址往東北約百公尺，即為牛埔公墓。調閱地籍，牛埔墳地舊地號為鳳山厝 156 番，1929 年登記為國庫地，地目為墳墓地，面積一甲二分，確為清代墓地。現地勘查發現，公墓底層仍存舊墓磚材，上層則為民國 70 年代以後興建之新墓。新建墓碑銘文顯示，約半數墓主為鳳雄里居民（王、楊、李等姓），墓碑上方有的刻傳統堂號，有些刻「鳳龍」及「鳳雄」地名；「鳳龍」代表墓主是鳳龍巷烏鬼埔居民，「鳳雄」代表鳳山厝聚落居民。另半數為外地人（如後勁、岡山、高雄）。公墓內有一個「納骨塔」碑及數個古老人墓，但找不到清代或日治時期的墓碑。



圖 12 烏鬼埔公墓的在地化墓碑

說明：「鳳龍」墓碑代表墓主是鳳龍巷烏鬼埔居民，「鳳雄」墓碑，代表墓主是鳳山厝聚落居民。廖德宗，2025 年 2 月拍攝。

公墓西南側路口有一處特殊古墓，墓塚為半圓形土堆，墓碑為長圓溪石，未刻字，后土位置另置一塊大圓石，也未刻字。此類「石頭墓」具平埔族特色，然目前未能確認祭祀家族。王有享認為，日治時期在地經濟困乏，多以磚石為碑，並刻上祖先姓名，此墓碑與后土皆是溪石，並無刻字，形式極為獨特，待後續追查。

29 王有享先生，1958 年生，援剿人文協會理事，住鳳雄元帥廟附近，祖父王文。王家在清代即住鳳山厝 234 番，王文曾任烏鬼埔的保正。講述烏鬼是土匪說的王先正為王有享的堂叔，受日本教育，已過世。王先正的父親是王榮，王榮是王文的堂兄。王家三合院的門額是太原，祖先墓碑也是太原。訪談時間：2025 年 2 月 15 日，潘炎聰、王有享、廖德宗同日起勘查石頭公廟舊址。



圖 13 鳳雄里的牛埔公墓（燕巢區第十二公墓）及特殊石頭墓

說明：左圖為牛埔基地的墓塚及納骨塔；右圖為公墓西南側路口的古墓，墓塚是半圓形土堆，以長圓溪石作墓碑，墓碑未刻字，墓旁還擺設一個長圓形溪石，疑似未刻字的后土。廖德宗，2025 年 2 月拍攝。

(三)下烏鬼埔的水井

耆老王先智（1938 年生）指出，下烏鬼埔原有四口水井，兩口在聚落中央，兩口在聚落邊緣。其中最古老者在柯家五開間建物庭尾，直徑約三尺（1.2 公尺），日治時期已存在，水質帶一些鹽分。1976 年填平後，土地轉售予王家。另有吳家、賴家於聚落北側及西北側挖井，屬戰後自用井，現已填平。

王家於舊地號 234 番的王家三合院前側，約 1965 年開挖一口水井，直徑 1.2 公尺，井壁採卵石砌築，水質與柯家古井相近。1974 年因自來水普及而填平水井，之後王家三合院改建透天厝。

筆者比對地籍圖，柯家古井原位於尤家土地的鳳山厝 231 番，1944 年由柯家購得，井址鄰近謝家土地。因此推測伊能嘉矩 1900 年記錄的「兩口烏鬼井」之一，可能即為柯家古井，且鄰近庄正謝元的住處。



圖 14 燕巢烏鬼埔聚落的兩口水井舊址

說明：左圖為柯家古井舊址，日本時代已存在，現已填平，王先智先生站立處的前方即古井位置。右圖為王家水井舊址，位於現今龍鳳巷 9-2 號透天厝騎樓，1974 年填平。廖德宗，2025 年 2 月拍攝。

(四)與烏鬼傳說相關的家族

1900 年庄正謝元是否仍有後裔居於烏鬼埔？依據地籍資料，鳳山厝 233 番為謝家建地，1909 年地主為謝木生，並有兩棟土塊瓦屋。推測庄正謝元即為此家族。然而今日聚落內已無謝姓居民，顯示其後代可能於日治後期遷離。

另有傳說指出，柯姓與蔡姓兩名武士曾為保護庄民，射殺三名黑人士匪。現今聚落仍有柯姓、蔡姓家族，但是否與傳說人物相關，已無法確定。

筆者提出「烏鬼埔的居民膚色是否較黑」議題，居民王有享表示，並無此情況，早期因地名不雅，他對外多自稱居於鳳山厝，以避免成為話題，但未曾將地名連結到膚色。他強調膚色深淺主要是農耕曝曬，唯聚落內的家族如鄭姓（1907 年登記業主為「鄭黑肉」）及方姓後裔，膚色確實比其他姓氏為深，可能為遺傳所致。

(五)下厝仔李家

下厝仔李國治（1948 年生）談及家族開墾歷史時表示，根據《下厝仔李氏家譜》記載，李氏祖籍為福建泉州安溪縣。³⁰ 開基祖李孟傑（李超）與開基祖母許氏淮娘，原居於銅仔厝（今燕巢三塊厝）。乾隆年間因地方瘟疫避禍，舉家遷徙至下厝仔，以茅草搭建屋舍，並展開墾殖。李孟傑育(李超)有六子，卒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其墓塚於 1928 年重修，墓飾採用日本進口花磚，位置在下厝仔北側李家旱田內。³¹

李國治指出，下厝仔自始至今皆為李氏單姓聚落，未有外姓進入。早期聚落以三合院古厝為主，門額題字「隴西」，以示祖籍淵源；近年則多改建為新式房屋。

查閱 1906 年下厝仔(鳳山厝 378 番)土地登記資料，顯示該處建地面積約一甲一分，初次登記屬李超祭祀公業。至 1938 年，產權由祭祀公業轉移至李氏各房後裔。綜合家譜、口述與地籍資料，可推論下厝仔聚落形成於乾隆中晚期，為漢人單姓聚落，時間上晚於康熙年間的烏鬼埔聚落。

李國治補述，父親李進丁與方明泰的父親，日本時代均在糖場上班，因此他從小聽到的烏鬼傳說，與方明泰的版本相同。

二、頂烏鬼埔

30 李國治先生，1948 年生，住鳳雄里下厝仔，曾任鳳龍元帥廟主委。訪談時間: 2025 年 5 月 30 日，地點: 李國治住家，並帶筆者、王有享、潘炎聰看住家附近的開基祖父李孟傑(李超)古墓。

31 依據下厝仔李家的祖譜，祖籍為福建泉州安溪縣，開基祖父李孟傑(李超)，開基祖母許氏淮娘，原居於銅仔厝(燕巢三塊厝)，因瘟疫避禍下厝仔，結茅草而居，開墾荒地。李超生六子，逝於 1788 年(乾隆 53 年)，李超的墓 1928 年重修，於 2001 年再修，墓塚位於下厝仔聚落北側的李家旱田內。資料來源:《燕巢龍鳳(下厝仔)孟傑公派衍 李氏家譜》，七世孫李琨源、李琨祥撰修，2004 年。

根據 1904 年《臺灣堡圖》，頂烏鬼埔聚落的面積約為下烏鬼埔的三分之一；惟至 1921 年《臺灣地形圖》已不見其聚落僅標示為旱地與竹林，顯示頂烏鬼埔於日治中期即告散庄，成因未明。本研究清查日治時期土地番號與地主姓氏，頂烏鬼埔僅見陳、程、邵三姓的建地，其中以陳玉賽家族為大戶，名下有鳳山厝 20 番（旱地 1 分 4 厘）、21 番（建地 2 分 6 厘）、23 番（建地 1 分 5 厘），三筆相鄰；其中 23 番登記有 28 坪之瓦葺土塊大厝及一間竹管厝，應為聚落核心。程家 18、19 番與邵家 22 番位於陳家的南、北兩側，雖設戶籍但未登記建物，研判為簡易屋舍。聚落周邊多為旱田，僅供耕作不設戶籍，包括：24 番蘇家（大社人）旱田、25 番林家（楠梓坑人）旱田、26 番郭家（楠梓坑人）旱田、27 番林家（楠梓坑人）旱田、29 番林家（楠梓坑人）旱地。另有 17 番旱田（1 分 6 厘）於 1936 年才登記為國庫地，緣由頗為不尋常。日治初期頂烏鬼埔聚落之姓氏分布，如圖 15。



圖 15 日治初期頂烏鬼埔聚落的姓氏分布圖

說明：紫線為現代地籍線與地號（燕巢區鳳雄段，資料來源：地籍圖資網路便民系統，查詢日 2025 年 2 月）；黃色標注為日治初期土地番號、地目與地主姓氏（番號據民國 41 年鳳山厝地籍圖，地目與姓氏據日治初期土地登記簿），烏鬼井與烏鬼屋基為依伊能嘉矩 1900 年踏查點之推定位置；黃色線為筆者重繪之日治地籍線。廖德宗，2025 年 5 月製圖。

聚落東側之小丘即是烏鬼埔山，兩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1944、1957 年）等高線間距為 10 公尺，均標示為海拔約 55 公尺之丘陵，但未記錄小丘名稱。

(一)被清庄的聚落

據面前埔耆老陳白雲（1936 年生）口述，年少時曾與鳳山厝程德謀（約 1928 年生）談及家族故事：程氏先人原本住在頂烏，日治時期遭遇清庄，才從頂烏遷至鳳山厝。清庄當時成年男子遭殺戮，程之大伯年僅十餘歲（年歲不詳）且外觀稚小，故被倖釋而得免。自此劫後，庄民多遷離。陳白雲並述：頂烏位置在鳳東路加油站後方靠山之平地，「地形如一個湖（指盆地）」，山壁還留有日軍彈藥庫；戰後此地為陸戰隊的油庫營區，門口設衛兵哨。³²

綜合訪談與史料，可研判頂烏鬼埔是 1898 年「阿公店大虐殺」清庄事件受難聚落之一。³³ 亦應為其於 1921 年地形圖中消失之主因。1999 年援剿人文協會曾於燕巢滾水庄設置「殤滾水紀念碑」，以記憶滾水庄被清庄之歷史，惟當時未及紀錄頂烏鬼埔之慘事。³⁴

伊能嘉矩於 1900 年 8 月 9 日踏查頂烏時，聚落已於 1898 年被日軍清庄，家屋或已焚毀、住民離散。伊能氏在下烏鬼埔庄正謝元陪同下，見到一口烏鬼井，直徑約兩尺（0.6 公尺），傳稱約三十餘年前（清代）有楠梓坑人於井口砌磚建八角形汲水衍架，後因女子失足溺斃而棄用。又於井之東南約 270 公尺之上方，見一堆屋基殘跡（傳為烏鬼番故居），惟未獲遺物。其後登臨烏鬼埔山，但未詳記勘查內容。³⁵ 筆者推測山丘僅見刺竹叢生，故無所載。

(二)頂烏鬼埔舊址踏查

筆者於 2025 年 3 月踏查頂烏鬼埔廢棄營區：前側綠色鐵門、周有圍牆與鐵絲網，區內仍存日治時期植栽之檸檬桉、橡膠樹。大門標示為市有土地，管理單位為市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營區南側平地堆置 2024 年颱風倒伏樹木殘枝，

32 陳白雲先生，1936 年生，燕巢區面前埔居民，就讀燕巢橫山公學校至四年級，熟悉日文。訪談時間：2025 年 1 月 18 日，地點：燕巢面前埔興龍宮的廟埕廣場。

33 臺灣總督府為鎮壓南部抗日活動，進行討伐行動。其中，阿公店地區的聚落受害最為嚴重，日軍採「清庄」和「焦土」策略，將村莊的成年男性集合起來，草率審問後予以處決，並焚毀民宅，史稱「阿公店大虐殺」，時間為 1898 年 11 月至 12 月。受害聚落有燕巢區的滾水庄，橋頭區的中崎、筆秀、六班長。日軍在滾水庄（現觀水宮）聚集庄民，燒死超過 16 歲的男性，造成大量傷亡，現有歷史文獻並沒記載「頂烏鬼埔」清庄。另明治 31 年（1898 年）11 月，經誘降歸順的燕巢抗日分子，包括頂烏鬼埔庄的林送來、陳魯、陳太、程才、陳涪、程隨等七人。參考蘇偉晉，《分割的區域發展－以高雄縣燕巢鄉為例》，國立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03-116。

34 林朝鵬，〈滾水庄清庄事件〉，《高雄文獻》第 23 期，高雄縣文化局出版，2014 年，頁 193-197。

35 伊能嘉矩原著，楊南郡譯註：《台灣踏查日記》，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2 年，下冊頁 462-475。

營區中間置工程貨櫃。營區西側鄰路旱地（疊合套圖為日治初期陳、程兩家建地）今皆為草地，不見舊式磚瓦遺跡。營區東側山麓留有四條二戰期隧道（各長約 60 或 40 公尺不等），耆老稱為日軍彈藥庫；其東側山壁為油庫區，岩壁中部鑿空設大型儲油槽(已廢棄不用)，外側築防護牆。油庫區外尚存若干舊營舍，牆上工程告示牌載明：海軍陸戰隊油庫地下化工程，1987 年 5 月開工、1988 年 12 月竣工。山腳另有大型廢棄車庫，推測為戰後油罐車之車庫。

油庫之上為烏鬼埔山，清代文獻稱其與橫山綿接，相傳紅毛時代烏鬼聚居。比對新舊地形，1999 年國道十號未開通前，烏鬼埔山確與橫山（今樹德科大校區）相連，後為國道與交流道切斷。自舊營區沿坡上行約 50 公尺可達山頂，高處設有廢棄陸戰隊緊戒哨，居高臨下可監視全區；丘陵林相多刺竹與雜木，蚊蟲孳生。現地未見《鳳山縣采訪冊》所述「掘地得瑪瑙珠、奇石諸寶」。依地形研判，清代烏鬼埔山高點（今緊戒哨所在）應有一個竹造瞭望台，以監視鳳山厝聚落、典寶溪河道與行人動向。



圖 16 頂烏鬼埔舊址之陸戰隊舊營區及二戰彈藥庫隧道
說明：左圖為頂烏鬼埔的陸戰隊舊營區，現為市有土地，放置颱風倒下的樹幹殘枝；右圖為東側山壁的二戰日軍彈藥庫隧道（已廢棄）。廖德宗，2025 年 2 月拍攝。



圖 17 舊營區東側的烏鬼埔山及山頂的緊戒哨
說明：左圖為舊營區東側的烏鬼埔山；右圖為山頂廢棄的陸戰隊緊戒哨，四周是刺竹及雜林。廖德宗，2025 年 2 月拍攝。

(三)尋找 1900 年烏鬼井及烏鬼番殘跡

依日治初期姓氏分布圖，可定位陳姓 21、23 番與程姓 18、19 番土地位置；現地皆為草地，未見早期建築遺跡。筆者推估烏鬼井應在陳姓 23 番（1908 年登記有瓦葺土塊大厝）附近，供陳、程、邵三家與周邊楠梓坑人旱地汲用；惟現場未見古井痕跡，推定井位距南側典寶溪約 160 公尺。按相對位置，伊能嘉矩所記「井東南 270 公尺之上方屋基殘跡」，位置在烏鬼埔山頂點(海拔 55 公尺)南側的另一個丘陵次高點，海拔約 40 公尺，現地為刺竹及雜林，亦無殘跡。而邵姓 22 番位於舊營區外側，今為果園，亦未見屋基或古井。



圖 18 頂烏鬼埔的烏鬼井及烏鬼番殘跡位置研判

說明：左圖為日治期陳玉賽家族建地（今為草地），推定為烏鬼井位置；右圖推定之烏鬼番屋基殘跡位置(烏鬼井東南 270 公尺上方)，約在山丘上方，現無遺跡。廖德宗，2025 年 2 月拍攝。

烏鬼埔山東側山坡曾設二戰日軍軍事設施，戰後為陸戰隊油庫，今雖為廢棄營區，惟清代遺存難尋。就頂烏舊戶陳、程、邵三姓之產權變遷，土地登記顯示：1898 年清庄後，程姓 18 番與陳姓 21 番建地荒蕪為原野，後有人耕種改為旱地，產權數度轉移；至 1940 年，鳳山厝 343-1 番潘寬能購得此二筆旱地。巧合的是，潘寬能即援剿人文協會理事長潘炎聰之大伯公。

潘炎聰（1960 年生）回憶，其少時居鳳山厝；潘家早年於陸戰隊油庫營區內有旱地，距大門不遠。當時設有衛兵哨，僅准持有耕地者入內，且不得靠近營舍與山麓。其國中時亦入區幫忙務農，祖母在耕地見過瓦片，該處名為「厝底仔」。民國七十餘年（約 1980 年代末），軍方擴充油庫設施，潘家營區內土地被強制徵收，遂不得再入。其後營區廢棄，土地轉為市有。潘炎聰亦訪問二伯公長子潘德祥（1930 年生），也稱山邊隧道為日軍彈藥庫，但未曾見水井。³⁶

36 潘炎聰，1960 年生，燕巢國中老師退休，援剿人文協會前理事長，住燕巢區鳳山厝。潘家祖墳在尖山大埔，祖先原住在援剿中的東燕里，清代從援剿中移居鳳山厝，日治時期曾祖父潘尋擔任長工，努力發跡之後，在鳳山厝蓋磚瓦大厝，也擔任過保正。潘尋生有六子，長子潘寬能，二子潘鳳泰，三子潘順福(潘炎聰的祖

綜合判斷，伊能嘉矩所見烏鬼井應可能於日治後期即被填沒，故潘家買入旱地時已不復可見。潘家稱舊營區為「厝底仔」，顯示其地曾有大厝存在，但潘家不知此處為頂烏的舊址。研判原住頂烏的家族後代，避談悲慘的清庄往事，因此頂烏記憶逐漸消失。

三、烏鬼相關地名考證

(一)烏鬼橋的位置

伊能嘉矩於 1900 年踏查烏鬼埔時，記錄到一座「烏鬼橋」。然而，清代文獻並未見觀音里（今燕巢區）有此橋之記載，因此橋名可能源自庄正謝元口述，或為伊能嘉矩依地名所作之推稱。

1897 年日治《臺灣假製二十萬分一圖》顯示，當時尚無自楠梓直通旗山的旗楠公路（今臺 22 線）。³⁷ 直至 1902 年，《臺灣日日新報》才報導蕃薯寮至楠仔坑的道路大致完工。³⁸ 由此可推知，1900 年伊能嘉矩行經路線，仍依循清代舊聚落道路。其行程大致為：自楠梓坑出發，東行土庫至大社庄，北轉至保舍甲，西北至鳳山厝，與庄正謝元會面後，再跨典寶溪前往頂烏鬼埔。據此研判，「烏鬼橋」應架設於典寶溪，位於鳳山厝通往頂烏鬼埔之間。



圖 19 1897 年《臺灣假製二十萬分一圖》燕巢地區

說明：1897 年地圖尚無旗楠公路（今臺 22 線），可看出伊能嘉矩 1900 年從楠梓坑、大社庄、保舍甲至鳳山厝、烏鬼埔的路線。此外，也可看出「下烏到頂烏，頂烏過一個嶺，就到面前埔。」的在地諺語路線。地圖來源：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廖德宗，2025 年 5 月製圖。

父)。「潘尋」是人字旁的尋，為罕用字。訪談時間：2025 年 3 月 24 日，地點：潘炎聰的鳳山厝住家。

37 〈日治臺灣假製二十萬分一圖〉，來源為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中研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專題中心。

38 〈南部道路修築工程的進展〉，《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12 月 25 日。報導南部地區目前在各廳轄區之下，皆正在進行道路修築工程。修築寬度一間到三間（約 1.8 公尺至 5.4 公尺）的道路，蕃薯寮至楠梓坑之新道路，已大致完工。

1904 年《臺灣堡圖》才顯示旗楠公路已開通，在跨典寶溪中游的位置有「鳳山厝橋」，因此推斷「烏鬼橋」應是其前身。清代此類橋梁多為木橋或竹橋，供牛車、挑夫通行，為地方居民因應需求所搭建，並非官方工程。由於地處烏鬼埔聚落附近，故以地名延伸為「烏鬼橋」。

《重修鳳山縣志》（1764 年）記載，府城至鳳山興隆庄之官道，自岡山竿蓁林西側分出一路，經援剿右、角宿、觀音山汛（楠梓坑），再至半屏山；另可自角宿再經石井汛、深水通往蘭波嶺。更早於 1692 年（康熙三十一年），南路參將吳三錫已在燕巢深水坑口（典寶溪上游）興建「坑仔口橋」，亦為木橋，顯示典寶溪沿岸早有搭橋通行的傳統。³⁹



圖 20 伊能嘉矩 1900 年踏查所稱烏鬼橋的位置研判

說明：左圖為日治初期跨越典寶溪中游的橋樑，前身是清代一座木橋或竹橋，伊能嘉矩稱為烏鬼橋，底圖為 1904 年《臺灣堡圖》。右圖為旗楠公路的鳳山厝橋，約是伊能嘉矩稱為烏鬼橋的位置。廖德宗，2025 年 2 月拍攝。

綜合文獻與地圖推論，燕巢的「烏鬼橋」應為清末橫跨典寶溪中游、位於鳳山厝與頂烏鬼埔之間の木橋或竹橋。「烏鬼橋」名稱，反映聚落地名（烏鬼埔），而非烏鬼建造之證據。此橋應為地方交通所需的臨時性橋樑，後來發展為鳳楠公路上的鳳山厝橋，並在伊能嘉矩筆記中保留其名。

(二)烏鬼埔埤的位置

關於「烏鬼埔埤」的位置與形態，《鳳山縣採訪冊》（1892 年）有明確記載：「烏鬼埔埤，周里許」，即埤塘周長約 0.7 公里（清代一里約折合 0.576 公里）。文中又記「源受橫山泉」，表示水源自橫山（今樹德科大校園一帶）流下；「西南行二里許入埤」，說明水源向西南流約 1.2 公里後注入埤塘；另載「溉園八甲」，即灌溉旱田八甲。

筆者比對 1904 年《臺灣堡圖》，下烏鬼埔一帶南有典寶溪，北有橫山排水

39 陳文達編纂，《鳳山縣志》，1719 年(康熙 58 年)，P27，台灣文獻叢刊第 124 種。

溝，更往北則是角宿排水溝，屬角宿庄範圍。橫山排水溝水源來自西側丘陵（橫山與睷牛湖山），其南側確有一處牛軛湖形的埤塘。經套圖量測，周長約 0.7 公里，與清代文獻記載吻合。

耆老王先智（1938 年生）回憶⁴⁰，聚落北側大學路一帶，昔日確有一口面積一甲多的埤塘，形狀近似英文字母「U」。該埤北邊有一條山溝，昔日未有名稱，現稱橫山排水溝。據其長輩口述，日本時代烏鬼埔居民會於冬季合力築堤。居民以人工挖取山溝北側旱地的泥土，築成土岸，再引水入埤，供農田灌溉。每逢夏季雨季土堤被沖毀，須至秋季再行修築。



圖 21 清代烏鬼埔埤的位置

說明：左圖為清代文獻的烏鬼埔埤位置，為 U 形埤塘，已不作埤塘使用。右圖為烏鬼埔埤舊址的部分土地已填土興建工廠（漢堂企業）。廖德宗，2025 年 3 月拍攝。

此埤塘原由地方農民與台糖共用，後因產權爭議產生官司，結果土地一分为二：現土地部分歸台糖、部分為私人所有。其間 U 形埤塘中央旱地一直屬台糖所有，周邊農地則屬鳳山厝農場。近年私人持有部分已填土興建工廠（漢堂企業），台糖持有部分則仍為低窪地與林地，現存排水溝通往橫山排水溝。

另一位地方耕作者王清課（1951 年生）則表示，該埤塘的舊地目為「池」，1972 年當兵返鄉時已不再灌溉，而改為養魚池與菱角田，之後埤塘的低窪地還種過甘蔗。隨著產權爭議與填土開發，埤塘記憶逐漸消失於地方。⁴¹ 筆者查土地資料，舊地號鳳山厝 160 番，地目仍為「池」，面積 2 甲 4 分，與口述相符。

《重修鳳山縣志》記載乾隆年間燕巢地區的埤塘，包括援剿右庄的龜潭、湖仔內庄的眠牛湖埤、角宿庄的角宿埤、面前埔庄的石壁埤及面前埔埤，並未提

40 王先智先生，1938 年生，烏鬼埔人。訪談時間：2025 年 3 月 29 日。

41 王清課先生，1951 年生，烏鬼埔人，住鳳雄元帥廟附近。訪談時間：2025 年 4 月 5 日，地點：燕巢大學路北側的旱田，筆者踏查時剛好遇到王清課在耕作，而作訪談。

及烏鬼埔埤。⁴² 由此研判，烏鬼埔埤可能是清代中期，當地漢人自行開闢的埤塘，並無南洋烏鬼參與之證據。

伍、燕巢烏鬼番的初論

一、明鄭時期的遷徙與定居

從荷蘭及明鄭文獻可知，荷蘭人曾將東南亞及班達群島的黑人奴隸（烏鬼番）送到臺灣，作為建築工、僕役、守衛、協助傳教之用。同時期鄭芝龍及鄭成功另有管道，在船上雇用黑人看守貨品，並編制烏鬼步槍隊。1661 年《熱蘭遮城日誌》記載，5 月鄭軍先攻佔普羅民遮城之後，進軍大員市街，荷蘭人放棄大員市街，撤入熱蘭遮城中。交戰期間，鄭軍曾利用一位荷蘭的黑人奴隸，至大員向荷軍以葡萄牙語傳話，期間荷軍觀察到部分黑人奴隸已歸順鄭軍，甚至參與攻擊荷軍。⁴³

1662 年 2 月，鄭成功與荷蘭人簽訂投降條約時，雖荷方希望遣返所有僕役（視為荷蘭人財產），但鄭成功僅同意遣返熱蘭遮城內的僕役，不包含已歸順鄭軍的奴隸。⁴⁴依據《東印度事務報告》1662 年 4 月 22 日報導，返回巴達維亞的荷蘭人約一千人，包括官員、軍官、士兵、工匠等，未見奴隸的明確紀錄。⁴⁵ 故遣返奴隸之實際數量，尚難確知。

筆者根據《熱蘭遮城日誌》推估，當時約有五十名黑人留在臺灣，其中大員約十人，赤崁約十人，流落臺南以外地區者約十人（如平埔聚落、基隆、卑南等），鄭軍的烏鬼步槍隊約二十人，推估多為二十至三十五歲男性。就現有文獻而言，這些黑人的來源尚缺乏確切證據，僅能推測部分來自班達群島。

燕巢烏鬼埔位於角宿鎮與典寶溪之間的荒埔，筆者研判該聚落可能起源於鄭軍角宿部隊時期，由黑人奴隸開墾荒埔逐漸形成，規模約有二十人，遂衍生出「烏鬼埔」地名。其後，這些黑人與信奉石頭公的大傑顛社平埔族互動，逐漸通婚並定居，其族群血脈或因而得以延續。

二、聚落發展與族群衝突的推論

42 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乾隆 29 年，1764 年）。

43 《熱蘭遮城日誌/IV-D/1661-06-24》，台灣日記知識庫。

44 《熱蘭遮城日誌/IV-D/1662-02-06》，台灣日記知識庫。

45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 De VOC en Formosa 1624-1662》，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年。頁 557。

清代初期，燕巢烏鬼埔仍住有部分烏鬼番，可能是黑人與平埔族後裔，逐漸形成上下兩個聚落。依聚落擴展理論推之，人數較多的下烏鬼埔應為最初聚居地，而頂烏鬼埔則為後來分出來的聚落。

康熙後期，漢人拓墾進入燕巢地區，陸續形成鳳山厝、面前埔、滾水坪等新聚落，烏鬼埔族群的生活空間逐漸被壓縮。筆者推測，部分下烏鬼埔後裔被迫遷徙至頂烏鬼埔，以山地為依託自保。由於耕地有限，頂烏鬼埔之黑人後裔傳聞其曾劫掠行人，甚至搶奪下烏鬼埔漢人的耕牛，因而被當地漢人視為所謂「南洋土匪」。最終，這些後裔遭下烏鬼埔漢人射殺並葬於牛埔墓地，形成族群衝突之歷史記憶。

針對燕巢烏鬼埔的傳說，國分直一曾提出質疑，認為此說法缺乏考古證據，且可能帶有穿鑿附會之嫌。然而，綜合現有文獻與田野調查線索，雖缺乏考古佐證，本研究傾向認為烏鬼番曾經生活於燕巢地區，並於清代初期融入平埔族與漢人血統之中，可視為臺灣最早的外來奴隸勞動群體之一，也可能構成南臺灣人口基因的一部分。

三、清代的信仰轉化及傳說差異性

從居民口述歷史，1898 年日本統治時期，由於阿公店大虐殺事件，頂烏鬼埔被清庄，居民離開故居，遷移至鳳山厝等地。因此 1900 年伊能嘉矩踏查時，已不見當時傳說的烏鬼番遺跡，只剩下保正所述的一口烏鬼井。

下烏鬼埔居民則延續清代的石頭公信仰，蓋了一座 5 坪小廟，於 1909 年登記為寺廟用地，面積 120 坪，公業主為「石頭公廟」，可視為清代信仰轉化延續的例證。戰後，石頭公再轉化為鳳龍元帥廟的「石府元帥」。

由上述歷史脈絡，可解釋當地正反兩面的烏鬼傳說：一方面，與平埔族或烏鬼番有血緣或同情者，傳述石頭公化身黑人守護聚落的故事；另一方面，漢人後裔則視烏鬼番為南洋土匪，最終遭射殺埋葬。雖然臺灣民間傳說常有年代錯置，但獨特的石頭公轉化為守護黑人之傳說仍具有歷史參考價值。

四、烏鬼身分的可能性

筆者研讀十七世紀荷蘭殖民史料時注意到，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在其亞洲殖民地與南島區的治理過程中，至少可見兩個「武力鎮壓—俘虜—奴隸移置」的典型案列。1621 年為壟斷香料貿易，荷蘭人於班達群島發動大屠殺，部分倖存者被送往巴達維亞成為奴隸，並再分派至各殖民據點。1636 年荷蘭人於小琉球（拉美島）展開軍事行動並造成屠殺，部分俘虜留置於熱蘭遮城周邊，

另有部分人口被轉送巴達維亞為奴隸。兩起事件雖發生於不同島群，但其操作邏輯同屬 VOC 在南島世界的殖民治理手段。

筆者推測，被移置之奴隸若要在異地生存並被殖民者有效運用，需能與當地土著共事。就語言與文化層次而言，臺灣平埔族與東南亞南島語族群同屬南島語族文化圈，語言近緣且文化互動的摩擦相對較低；此外，外來人群在外觀上的差異（如膚色）所形成的辨識度，也可能有助於統治者的管理。惟此僅為基於歷史脈絡的可行假說，仍待更多史料與跨學科研究檢證。

本研究尚無法以單一史料或科學方法判定燕巢地區「烏鬼」之確切來源，但提供若干線索。未來或可在人類學層次進行跨學科合作，探討 VOC 奴隸運用與移動紀錄，並輔以居民基因組成研究，以驗證烏鬼身分的可能來源。

參考書目

一、專書

- C.E.S 原著，林野文譯：《被遺誤的台灣：荷鄭台江決戰始末記》，臺北，前衛出版社，2011 年。
- 江樹生：《梅氏日記：荷蘭土地測量師看鄭成功》，臺北，漢聲雜誌，2003 年。
- 郭輝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9 年。
- 陳漢光、賴永祥編：《北臺古輿圖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7 年。
- 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康熙46年，1707年)。
- 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典·卷七：臺南縣》，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出版，2012年。頁360。
- 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乾隆29年，1764年)。
- 盧德嘉編纂，《鳳山縣採訪冊》，(光緒18年，1892年)。
- 伊能嘉矩原著，楊南郡譯註：《台灣踏查日記》，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2年。
- 劉益昌、康培德，《小琉球事件調查研究》，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24 年。
- 簡炯仁，《高雄縣岡山地區的開發及族群關係》，高雄縣文化局出版，2002 年。
- 蘇偉晉，《分割的區域發展—以高雄縣燕巢鄉為例》，國立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 陳順泰策畫，《燕巢鄉志》，高雄縣燕巢鄉公所發行，1989年10月。
- 援剿人文協會，《高縣文獻》第 23 期，高雄縣政府發行，2004 年。
- 郭吉清、梁明輝，《隱藏的符碼—高雄地區平埔族信仰遺跡田調計畫》，國藝會補助成果檔案庫，2015年。
- 簡炯仁，《高雄縣岡山平埔誌》，高雄縣文化局出版，2000年。
-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 De VOC en Formosa 1624-1662》，臺北，聯經出版，2011年。
- 李琨源、李琨祥撰修，《燕巢龍鳳(下厝仔)孟傑公派衍 李氏家譜》，2004年。

二、論文

蔡慧崑（2017），〈南臺灣烏鬼地名考論〉，《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24 期》，頁34-58。

曹永和、包樂史（2000），〈小琉球原住民的消失—重拾失落臺灣歷史之一頁〉，《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185-237。

林朝鵬，〈滾水庄清庄事件〉，《高雄文獻》第23期，高雄縣文化局出版，2014年，頁193-197。

Vink, Marcus. “The World’ s Oldest Trade” : Dutch Slavery and Slave Trade in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4, no. 2 (2003): 131 – 177.

三、網路與報紙

Ellen, Roy（2024）。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Banda Islands before 1621.” Westfries Museum Pala Archive。查閱日期：2025年2月。

Rijksmuseum 典藏（1795）。《福爾摩沙圍城悲劇》封面圖。查閱日期：2025 年 2 月。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File:De_zelfopoffering_van_predikant_Hambroeck_op_Formosa,_1662_Rijksmuseum_SK-A-4269.jpeg

《熱蘭遮城日誌/IV-D/1661-08-13》，台灣日記知識庫。

伊能嘉矩，〈黑色人種的遺跡〉，1900年9月20日，台灣日日新報。

國分直一：〈烏鬼蕃的傳說與其遺址-伊能嘉矩說之修正〉，《公論報》，1948年7月5日。

〈南部道路修築工程的進展〉，《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12 月25 日。